

为中国当代文学建立一份独特的档案

◎ 陈应松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舒晋瑜的《说吧，从头说起》是一部文学访谈录。作家苏童说她是“一个文学的战地记者”。批评家施战军说她与作家之间的对话是“敬

业、专业、深语、深爱”。这些访谈，按批评家白桦对此书的评价，是另一种方式的文学考察，别样形态的文学批评。

舒晋瑜在对每个作家的访谈前面，或者中间，都有她的精彩的评价。这种访谈文章结构新颖，进行了采访者与受访者心迹的巧妙镶嵌。另外这些访谈，对一个作家的提问达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可以看出舒晋瑜的野心，这就是：必须将一个作家的创作进行全面的回顾、梳理和总结，而不是浅尝辄止，即兴采访。一般来说，作家会写的多，会说的少，生活中大多讷于言辞，引导作家放开说话，从头说起是件难事，但舒晋瑜做到了。结果是我们看到作家们的一次次回答饶有趣味，恨不得把自己的家底全兜露出来，滔滔不绝，喋喋不休，有的朴实，有的幽默；有的

真诚，有的也狡猾；有的美化自己，有的欲言又止。但思想深刻、表达精粹的不少，尤以韩少功、张炜、王安忆为最，妙语连珠，睿智闪烁。我们经由这本书知道了许多，比如我们知道了阿来《尘埃落定》辛酸的投稿经历；知道了陈忠实有多年时间每年只发一个短篇；知道了迟子建的小名叫“迎灯”。知道了她发表第二篇作品之后去姥姥家，把五十元钱压在姥姥的被子底下；知道了格非叫刘勇，还差点成了木匠；知道了第一个称赞王安忆的人竟然是贾大山；知道了严歌苓曾是舞蹈演员；知道了张炜写《你在高原》的初始是少年时与地质队员们一起“厮混”过……

通过这些访谈，读者冷暖自知，它不仅检验着作家的水平高下，真诚多寡，也记录了他们的心路历程，人生历程，写作历程，

投稿历程，给中国当代文学建立了一份独特的档案。舒晋瑜的文字我非常喜欢，读到她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写我的大幅文字，她的评论不是枯燥古板的学院批评，也不是记者式的浮泛报道，而是充满感情、文字优美的文章。比如此书中在表达她对格非小说的感受时写道：“有时像又密又急的秋雨滴落无边的湖面，有时像飘飘扬扬的雨丝遮掩参差的屋宇。格非的文字，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和优美的诗意，让人不由自主裹进江南小镇弥漫的雾气。”这样的文字不仅是文学批评，而且也是文学本身，是美丽雅致的。这本访谈中，像这样对作家作品倾情品读的文字俯拾即是。我们在读她与王蒙对谈《红楼梦》的章节就十分专业和学术，完全是设坛论道，风来雨往的气派。

新书推荐

《回到最干净的心》(南非)诺曼·罗森斯塔特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当今社会，你时常会感受到来自生活的压力。压力有时会让人暴躁、惆怅，甚至抑郁。在《回到最干净的心》中，你会看到一个鲜活的人生，读到一段段真实的故事。作者诺曼·罗森斯塔特医生，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人员，在治疗抑郁方面成就卓越，也曾出版了很多书籍，包括《冬季忧郁症》和《情绪革命》。《回到最干净的心》共分为超越、治愈、转变、和谐共四部分，主要内容包括：回归自我冥想要素、脑中大脑超然是什么、关闭大脑的警报系统处理焦虑和愤怒情绪等。

《为奴十二年》(美)所罗门·诺瑟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影《为奴十二年》在第86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最佳影片大奖，引发了同名电影原著的引进、阅读热潮。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具有自由人身份的纽约州黑人居民所罗门·诺瑟普，即本书的作者，曾是纽约的小提琴手，拥有美满的家庭，过着惬意的生活。他被骗子欺诈绑架后卖到南方种植园当黑奴，更名换姓，几易其主，受尽屈辱。他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冒犯白人而被长时间吊在树上，脚尖着地，随时可能断送生命；他干着又脏又重的活儿，吃着简单的食物，随时可能遭受鞭打与污辱，但仍坚持着……12年，让人绝望的环境没有让他放弃自由的梦想，最终，他终于觅得良机，等到善良仁慈的加拿大木匠的到来，通过他写信回家乡纽约州求援并幸运获救，回归故里，与家人团聚。

《本店招牌菜》(美)斯坦利·艾林著，新星出版社出版

此书收录了美国悬疑大师斯坦利·艾林的十三篇短篇小说，为读者展现了一个艾林式的诡异世界：好奇的食客对一家神秘餐馆不定时供应的招牌菜趋之若鹜，不断央求餐馆老板让他参观厨房，探寻美味佳肴的烹饪奥秘。终于有一天，餐馆老板为他大方地打开了神秘的厨房之门……井然有序的艾伯先生将如何摆平他的第六任妻子？

高不可攀的豪门就近在眼前，帅哥亚瑟能否如愿以偿，得到最美好的一切？充满悬疑的故事们，不到最后一行字，猜测不出结果。

《当日本人遇上韩国人》(日)金两基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日本和韩国，这对外貌极为相似的邻居，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却令人咋舌。譬如，韩国人很情绪化，喜怒哀乐都反映在脸上，而日本人则喜隐忍，深谙“度心”之术；韩国人强调个性，日本人强调统一谐调；韩国人是乐天派，日本人则有浓重的忧郁性格。当代日本最有影响的日韩比较文化学家金两基先生在本书中通过解构两个民族的民俗、信仰、审美、戏剧乃至不易察觉的日常行为等，分析了其各异的深层思维结构和民族心理。

寓言般的《天上的船》

◎ 南妮

殷健灵的小说《天上的船》，小说一开始，瑞福里斯：雨林，那绚丽又宁谧的自然画卷，令人想起宫崎骏的动画影片。少男少女，走进神秘陌生的土地，感受世界的神奇与生命的幸运。他们欢腾，这些自然之子，这是他们生来就有的权利。他们凄清，刚刚遭受到与亲人的分离。宫崎骏作品中去乡下的孩子们，还只是与生病的母亲、忙碌的父亲短暂分别，而殷健灵小说里的岩糯与奈娜，则是丧父丧母。孤儿的痛苦，仍是大自然才能给予抚慰与疗愈的。小说的主角是奈娜与岩糯，但精神核心却是奈娜的爸爸——生态学家，植物种子实验者，画家。他的野外型形体，在山上的工作室，在雨林里造的“天上之船”，留给奈娜姐妹的字条，贝叶森林地图，他对女儿说过的每一句关于大自然的话，在凡尘之中是那么光芒四射。“爸爸在天上

飞”，当我们像奈娜一样既伤怀又不甘地要寻找爸爸的踪迹时，突然醒悟，这其实不是某个人形爸爸，而分明是一个自然之神的人形形象。他的生命，似乎是在“要热爱自然，不要让他渐渐消失”的告谕之后，以另一种形态转换升华了。他在现实之中的死亡，对于奈娜和我们来说，就不那么悲伤了。

与一般写自然、写历险的少年小说不同，《天上的船》的审美意义在于：它像一篇美丽的寓言。让我们看：“我的眼前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在那道阳光的照射下，墙上的细密画完全变了模样，它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的脸部特写。而这个人，竟是奈娜的爸爸！两只张开翅膀的太阳鸟，是她爸爸的眉毛和眼睛，犀鸟嘴巴所

在的位置是她爸爸的鼻子；蝙蝠是嘴巴，海芋的叶子是耳朵，望天树和棕榈树的叶子构成了头发……奈娜的爸爸正在丛林中微笑。”——这神来之笔让人拍案叫绝。它，小说的诗意谜底，“寻找爸爸”的悬念终结，七巧板中最关键的那块：所有的构思、铺排与精彩叙述在最后一块按下之后完美成象，濯濯生辉。

“大自然宏伟而和谐的生存法则应是人类生存法则的母本。”自然之神用动作与语言留下启谕。要真正读懂，理解，不是老师的课堂教学，不是人形爸爸的言传身教。孩子们勇敢深入雨林，体验惊喜，甜蜜，恐惧，危险，十多天的亲历才能获得心灵的真谛。现实发生的情节依托着精神核心而

渐渐舒展，节奏温柔而有力。作家抒写自然的才情与丰富的知识表达使整个阅读过程悦目迷人。奈娜岩糯本来与同学关系紧张，森林历险，重返学校，与同学关系也改善了。小英雄得到崇拜。阳光会舔好所有的伤口。这是小说的又一种努力：如同歌颂少年的勇敢，现实的励志同样必需。作家揭示高于现实的理想，同时又赋予作品以现实的温暖。

消解自然、蔑视自然所产生的所有冷酷与严酷的结果，我们见得还少吗？《天上的船》以极美超俗的手法奏响自然的强音。批判是清醒，而温柔差不多是重塑心灵的行径。小说岂止是写给少年们看的！但更是写给他们看的。因为，他们比我们重要。

《无缘社会》：努力驱散人间的孤独

◎ 陈增爵

《无缘社会》施展的手段，是由此及彼的倒逼追问——以死者离世之凄凉，反诘生者生存之困窘。关注、考查他(她)怎样在丧失与社会的最后关联后，活着的生命形态，而且紧逼考量社会对“这一类”生者的安置。这正是《无缘社会》的浓墨重彩之处。那是区别生者是“活着”还是“生活”的哲理思考，具有强烈人文意义的关怀。调查那些丧失亲情关怀、社会关联断裂的人日常“活着”的状态，无疑是对日本物质丰裕、亲情缺失的社会现状，作一番望闻问切。

作为纪实作品，《无缘社会》理应以客观冷静见长，可是这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书，却不时用一个个引发情感波澜的语词，撕扯着阅读者的心绪。例如“无依无靠者”、“在途死亡者”、“直送火葬”、“靠儿老人”、“单身情歌”、“终身不婚”、“特殊清扫业”、“共同坟墓”等等，这些语词多半弥漫着遗弃、孤独、亡故、凄凉的气息。即便是书中那有俳句韵味的“四时独吟红蜻蜓”，也浸染着浓重的落寞色彩。更不用说该书关于“无缘死”的定义：孑然一身死去之后无人认领遗体的死亡。



人与人的关联组成了世间社会。要是没有了关联，人与人各不相干，那么岂不成为无缘社会了？《无缘社会》作为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记录社会世相的采访实录之一，它聚焦的是日本当今社会中的一些人：他们因为配偶的缺失、无儿女或者儿女关系的疏离，同胞手足的疏远而丧失亲情关怀，乃至与故乡亲友联系也因城市化的进程断裂；一旦因个人职业变迁，遭遇失去工作或者年近退休，则他们与社会的最后关联也必然会消失。他们尽管是“活着”，可已经

悄然丧失与当下社会生活之关联，被社会所遗忘。他们中的某位倘若哪天身亡，也没人知晓，只是在发现后被归于“在途死亡者”之列。他(她)的遗骸没有亲友的临终送别和灵前悼念就“直送火葬”，时常连骨灰也无人认领。《无缘社会》的新闻调查，使日本每年有三万二千人成为“无缘死”者的社会现实，浮出水面。

对日本社会现状的望闻问切，《无缘社会》提供了一个有标本意义的采访他或她之案例。他或她是一些失去血缘、地缘、职场缘而尚在社会生存的人，他或她时下尚“活着”，而且愿意接受电视采访。《无缘社会》的视野还扩展到现时尚未丧失，但即将丧失血缘、地缘、职场缘的人，他们将是“无缘死”在未来蔓延的征兆。其中高龄、无子女、失业、不婚是潜在因素。城市化的全球性推进中，那随着进城工作子女移居都市的老人——“靠儿老人”，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不习惯城市生活方式，与故土乡亲的联络又因迁离而中断，生

活得很孤独。可能“无缘死”的，不光是亲情疏落又失去工作靠失业救济金生活的老人。一些曾经有良好工作业绩而沉湎事业，以致忽略家庭、婚姻崩溃，退休后倍感孤独的抑郁症发作者，也是今后“无缘死”的潜伏体。《无缘社会》甚至将某些曾经英姿飒爽，吟唱“单身情歌”的失婚女性，也归于这个行列。你可别责备其是杞人忧天，因为她们内心深处孤寂感，将随年岁的增长而日益深重。书中以采访札记的行文，逐个实录那些孤独者的心声。

在日本NHK《无缘社会》播放的一小时中，网上发出反响的帖子达一万四千之多。可见《无缘社会》对日本社会的这希望闻问切，引发的影响之广。

图像具有直观感染力。文字提供的想象空间，因不囿于画面而更为开阔。思绪延伸，使人联想到的是驱散人间的孤独，除了日本NHK的《无缘社会》，理应有更多的关注和努力，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每个个体的人。